

心窗
片羽

锅气

□青弋

同事的妈妈买了个自动炒菜机,说方便又省力,要买一个送给同事,被她一口回绝。我知道这玩意一个就要上万元,听说做菜的水平打败了全国60%的主妇,就问她为何白送的都不要。她义正词严地说:“我吃过朋友家机器人做的一桌子菜,很不喜欢,因为没锅气。还是我自己做的好吃,有锅气。”

锅气这个词并不陌生。记得前两年在日本北海道旅行,住在洞爷湖畔的酒店,吃早餐时,服务员丁零咣啷地端上来二十只迷你碗碟,一颗梅子、两块豆腐、一小撮海带丝、生姜片、腌酱菜、生鱼片、味噌汤等,精致无比、眼花缭乱。但食物大都冷冰冰的,习惯吃热的我顿时食欲全无。把日式早餐拍照发给朋友,说想念家里早餐的包子、油条和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了。朋友说,日本菜没锅气。对,没锅气,评论得太精准了(但不可否认日本菜很健康)。

有一阵子,我懒癌犯了,做菜不想起油锅,就开启清蒸与水煮。那些菜没经历过红红火火的千锤百炼,就像缺少了灵魂,无功无过,吃不出幸福快乐的感觉。厨房也是江湖,食材们各有各的脾气,一味清蒸水煮,泯灭个性,哪有煎、炸、炒来得快意恩仇。缺少了锅气的清蒸水煮明显不受欢迎。

作家阿城喜欢吃湘菜,认为湘菜吃的主要就是锅气。他每次吃湘菜必选一个最靠近厨房的位置,因为他觉得离锅灶越近,就比别人花的钱越值。我就在想,如果他去了乡村吃大锅灶做出的饭菜,是不是直接趴在灶台上吃了。现在有许多饭店都对客人开放了厨房,我先生也喜欢钻进去东看看、西瞅瞅,想见识一下大厨们是如何炒菜的,顺便偷艺。观看了厨师们大勺翻飞、火光四溅的激烈场面后,在家做菜时,他也学以致用,大火、热油、爆炒,可是,好几次油都在锅子里烧起来了,至于颠锅,有几次还把菜颠出了锅外。

汪曾祺先生也是喜欢围着锅气转的人,他在《做饭》一文里写道(原谅我摘抄如下):

“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,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……我不爱逛商店,爱逛菜市……”

“最大的乐趣还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很高兴,盘盘见底。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。我的菜端上来之后,我只是每样尝两筷,然后就坐着抽烟、喝茶、喝酒。从这点说起来,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。”

我特别赞同文末那段。嫂子是那种到哪家做客都会反客为主抢着下厨的人,因为以前开过小酒馆,炒菜的手艺在我们家算得上是顶流,做出的菜很有锅气,大家都爱她。

嫂子每次与我们视频结束时都会说:“你们等着,等疫情结束了,我去上海住一些日子,天天做好吃的给你们吃!”

于是,我们热切期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。

锅气到底是什么呢,说起来有点玄。但我想,锅气里必然包含火候、技术、人与食物的互动和爱。



哦,三月

□毛文文

哦,三月扑入胸怀
涌进的光
带着蓝水晶,小行星,太阳花
蝶飞的羽翼,阔步的雨水
三月俯伏心扉地拿出
粉红,鹅黄,青蓝,以及
云朵种植的嫩白

三月细心延展的小径
专注,阑寂,柳丝写满喜悦
桃花如期相遇,捎来爱恋
我拿出相思岩舍身崖陪嫁
拿出阳光金月光银陪嫁
拿出风景多心情佳的诗陪嫁

三月,早已在等待
一阵风,吹过一个男人
对花草无边的眷恋和承诺
之后,内心一荡
以为春天,嫁了自己

局部齐整的人生

□明前茶

小詹执行衣橱整理任务时,如同训练有素的大管家。她穿着黑制服,带上白手套和口罩,在衣橱下面的地板上抖开大张的白报纸或者宣纸,铺平。一打开客户的衣橱门,很可能里面会像泥石流一样滚下鱼龙混杂的衣物,长裤里面散落枕头套,毛衣里面裹着袜子,卫衣里包着早已失踪的羊绒围脖。小詹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分门别类,按照春夏秋冬的秩序,一一悬挂好或者收纳好。她性格中的细致与敏感在这份工作中轻柔荡漾,令操作者与衣橱的主人都赏心悦目。

因为工作,小詹得以揭开客户人生的一角,观看其中整齐与混乱的两面。高管们的原生态衣橱,通常是她服务的客户中最有秩序的。她们请小詹来,其实是想让她参谋一下,气色灰暗时该怎么迅速找到合适的衣服。小詹拿出了自备的订在一起的衣料,把这摞衣料像大餐巾一样平铺在高管的胸前,一张一张地掀动它们,让客户对镜端详镜中的自己,脸色是明亮和悦了,还是突然灰暗了下来。通过诊断,小詹帮高管淘汰出部分衣物,立刻送去二手店。

将要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也会请小詹前来整理衣橱。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上幼儿园了,孤独就像大河吹来的水汽,令她时常陷入自我否定与怀疑。那些撑得变形的哺乳服、孕妇装,还有秒变乡下胖妞的夹棉家居服,客户想知道这些生命的印记,哪些可留、哪些可丢,她也想知道,塞回小一号职

业装,是否会让自己的喘不过气。小詹知道自己绝不只是在整理衣橱,而是努力承托着一个女人的自我肯定,分担着她的焦虑与忐忑,让其重回职场的路,从硬着陆变成软着陆。

小詹还帮助那些时常精疲力竭的专业人士。例如芭蕾舞演员,训练让她犹如从汗水中捞出来的一样,谁有精力来细细规划衣橱,将配好的领巾在衬衣领子上结个扣?小詹从不批评客户,衣橱再混乱的芭蕾演员,打开鞋柜也整齐得令人震撼,与视野平齐的一排,永远放着已经塑造好的芭蕾鞋,坚硬的鞋头被在门框上轻轻锤打,被防滑松香粉浸染过,被无数次旋转,大跳以及立脚背的力量蹂躏过,它们发出过痛苦的呼喊吗,也许,它们只是咬牙隐忍。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咬牙隐忍的灵魂,下了舞台和训练场,迅速从紧绷的状态下舒展呢。小詹准备放弃那些复杂的收纳法则,就在芭蕾演员的衣橱中放上几个细麻筐子,里面分别投放套头衫、运动裤、毛衣与塑造腿型的长袜。

经常请小詹做衣橱整理工作的,还有美妆博主。没进博主家时,小詹也以为他们不是在参加活动与派对,就是在参加活动的路上。而小詹看到的博主,不是在拆快递就是在逛店铺,不是在拍摄途中,就是在彻夜剪片的繁重工作中。他们工作繁重到必须在拍摄镜头前开4~6盏灯,才能把脸色打亮。他们未必是整理习惯逊色的人,打开他们梳妆台下的大抽屉,大格

子里面套着小格子,开封时间、色号、品牌都自有一套收纳逻辑,小詹完全看不懂。博主有可能找不到自己上次出镜的限量版毛衣,却一定记得哪只口红什么时候开的,而且将那些只在手背上试妆用了一次的口红,邮寄给留言的粉丝。小詹大吃一惊,口红这种东西,怎么能用别人剩下呢?博主微笑道,她会用消毒美工刀削去自己试用的那个面,并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。

整理好衣橱,小詹也会与博主聊天。博主说她是界限感特别强的人,她甚至不允许母亲来触碰出租房的东西。一方面,她不忍心将某些狭窄混乱的现实袒露给母亲看,惹她担忧;另一方面,她请得起整理师是独立与成人的标志。博主反过来问小詹:“你呢,你从小的界限感也是这么强吗?”

这问询令小詹陷入了迷宫般的回忆中,带着微微的眩晕感,她终于回想起自己饱受质疑的中学时代,数理化不行,英语也不行,唯一受过表扬的是美术课的作业。不过老师也说,她的素描一塌糊涂,只对色彩敏感,对一个学美术的人来说,她的能力相当于单腿走路。她不知为此暗暗流泪过多少次,感觉自己周围都是墙,试图穿墙而过时被撞得鼻青脸肿。而如今,她感激主顾们将现实的困境毫无保留地袒露给她看,让她终于瞧见所有外部光鲜的人生,内里都只有局部齐整,这让她终于把千疮百孔的自尊心给缝补了起来。

紫琅诗会

玉兰一瓣